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六目錄

良讞篇

成都守魯公

臨江守錢公

林公大合決獄

僕司理

李邵武決獄

典史決獄

臨安令決獄

孫公勘歐陽家訟

裕州麻梁獄

南昌守王公

江陵朱公二事

程戶侍義殺楊僕

閔選部理冤

寶坻令張公斷獄

臨海令決獄

陶駕部制虜譁

朱省郎決東明獄數事

朱公決邢臺獄數事

伯兄純甫決蘓獄二事

斷害金成土

田華容

葉公斷爪

陳公斷厲金

天柱令朱公斷豕

定遠獄

劉司理決褰妓獄

郭公猿獄

耳譚類增卷之六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繡谷 唐 和晟 叔永 梓

民讞篇

成都守魯公

成都守魯公永清我楚蘄水人神於訟郡門外架屋數椽鍋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
臬長適有以姦訟者於和姦強姦未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
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
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羅訟遂決蓋嬭苟守貞衣且不能
去况可犯耶何文興談予所聞於諸公謂世無強姦以此

臨江守錢公

錢公若賡守臨江多異政鄉人持鵝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鵝則店主云無之羣鵝我鳥耳其人訟於郡公令人取店中鵝四隻各以紙一張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皆荅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鵝曰此鄉人鵝蓋鄉人鵝食野草糞青店鵝食穀粟色黃店主伏罪

林公大合決獄

蜀中一小家嬪自母家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而婦有姿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尋不得交訟於邑互謂殺之時都司斷事閩林公大合攝邑不能決而疑適有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連出適

殘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罪久之門子入此寺僧師徒以是
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
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頻仰首向天自應曰知道了獨一僧
於衆中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
訊吐實瘞屍出其園抵二僧死而二家疑解顧朗哉談

僕司理

滇中僕維賢萬曆中為楚理癸奸如神一婦人乘驟渡水偶一
乘驢者至紿之曰驪性烈至中流跳踣必墮溺我驢馴相易以
渡抵岸各乘已者便婦信之及岸其人鞭驪往不可追婦歸其
夫以為有他姦撻婦幾死赴縣訟求出婦公無所問但曰啟釁
者驢也可牽來既至即命繫之廊柱禁芻水三日縱之而卒隨
其後來歸驢主逮至杖遺之

李邵武決獄

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為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某與維正有卻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廩於庠俱蒙羞而維正益甚無以自解予里李實卿之用守邵武已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臨決出以視諸人于是羣疑盡釋女寃得白語曰少所見多所怪故君子所不知闕如而雋不疑引經斷獄漢庭重之吾學編亦載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吾里廣右廉訪陶公珪亦然生皆顙骨尚未全皆是徵頤晤朱汝脩云七月子多壽八月子多不壽婦有懷孕經水不絕者或又謂有女十二生子者有十一生子者皆世所有安可執一論耶

相傳一典史善決獄所部有叟以圃為業茄熟累被人竊去數百個以為訟典史陽叱之咄咄誰為爾守圃今訴誰耶已呼叟至膝前曰爾俟茄再熟各刺竹釘茄腹中沒其額失去則再訴叟如其語再訴典史遣隸分布城隅凡鬻茄者皆令入署查覈以次剖視數個得竹刺質之乃叟隣人也遂杖罪之又兩人同憩旅食一人置傘于門無傘者奪之曰我傘也互爭以訴曰此傘不宜專當泛中剖之各持其半剖時察二人色一甚憾一微笑指微笑者曰此爾奪渠傘也然皆前時朴民今憾者必奪者未可膠柱論也

臨安令決獄

臨安有乙欲奪甲田故令人以甲名訟已或稱虧價或稱匿糧或稱占種如此三訟皆已授撻贖罪令君耳熟甚惡之已新令

至乃身作乙而訟真甲謂占種云真甲奮爭謂絕無是事而往案牒甚悉乙謂富猾設奸網彌天乘新官陷貧耳令不能決而疑甚然甲乙嘗繫獄經月令知之忽令羣囚至問誰為甲而囚指乙遂坐乙罪真甲冤雪臨安詐如此不有賢令決倉卒鮮不令甲冤者

孫公勘歐陽家訟

華容孫督學玉山公勘歐陽家訟歐陽官通判饒于財夏浴空室夜索茶小婢持置墻孔飲之遂中毒死前妻之子因訟繼娶毋以姦毒殺其父置獄久不決御史行郡繼妻再三稱冤公領院符徑造歐陽室詳審秘探閤浴處及置茶處遂嚴鑰其門槩逐歐陽家口于外親與一小門子宿其中仍以茶置墻而次早起視果有蜈蚣墮焉急命拆墻遍內皆穴蜈蚣焚燒移兩時方

絕臭不可聞觀者如堵遂詣御史臺白其狀寃始解玉山公為給舍鵬初曾大父治獄如此何幽不徹語謂治國如家若公此一念豈特家事天下之沉寃千寃何能盡得公而駢首戮也今公雲仍十葉華簪聃嚳豈偶然哉

裕州麻梁獄

先太史稚欽以諫阻 駕南巡受杖不死出知裕州有布客某販布若干道經州為盜顛越於道而布失面毀首碎矣州以報諸大吏而皆以屬州太史廉不得狀既束高閣又慮獄不可了然意客必主布僧州中布僧可訊也一日出令讞布客獄凡布僧悉至公讞訊間忽一麻雀急飛入往返穿梁間太史心動麻雀之麻可姓也梁可名也猝詰之曰麻梁何在人頃槍地曰麻梁先期去關外故不至察衆其出非先期跡益露槍地者語

益支急捕麻梁梁至一訊便服布出並其黨皆抵罪果知為布僧也一州稱神太史曰始偶觸不能當吾悟既曲辨不能當吾詰崔非冤化則神告我也

南昌守王公

民間有謀奪陰地者常預撰名人文勒碑石埋他墓土中始與爭經官掘出以為驗云聽者往往為所惑南昌守王公佐良於讞嘗因爭而一家掘出墓石為弘治十九年公曰孝宗御極僅十八年此詐也因治之爭遂息

江陵朱公二事

朱公正色令江陵時有糧長裹輸官銀六兩醉遺於路為賣菜傭拾得歸以示妻妻駭嘆吾汝皆賤人何得多金可持往拾處還之及往果見糧長泣覓不得傭還之而糧長遽曰此官物汝

奚竊去數原七今止六可償我遂相拉至縣朱公審傭得其妻語如此即呼其妻至咨之語無異公取金給傭曰此汝金語糧長曰汝金七此非是可亟去尋覓糧長知公怒其欺且負心也叩頭請死公榜之二十還其金但取其一償傭曰汝夫婦天理所宜有也又一士素有時名以宿娼為市滑所持褌其衣訴焉公陽領之以衣納諸庫潛令掾易一短衣已命士至前且怒且詈遽命取衣着試短不掩脛語市滑曰汝胡給我笞而荷校焉仍取覓捷士十曰事未有無因而至者吾為汝惜耳公抗直不阿當代名臣糧長得金足慰乃反誣拾者予屢見此人皆梟虍之屬厲人之鄉乃有賣菜傭妻純是天理烹阿封即墨而化行惜公所以賞罰之者未盡也

程戶侍義殺楊僕

程戶侍萬里為舉子遊京師與石首汪進士浩俱館尚寶司丞
楊壽家壽有奴詆壽語大不遜二公毆殺之刺事者以聞司寇
當楊殺人抵死二公同惡徒三年除名廷評某駁還蓋以奴詆
主罪應誅戮但當白之朝耳楊暨二公俱無罪汪後亦官都御
史治本經術法兼倫理即漢法子孫首匿父母大父母勿論倫
重則法緩矣一切以法行惟申韓有之別稱名法家廷評之駁
出程戶侍從儒者經術中來足為平獄者法焉

閔選部理冤

常郡有少婦寡居止一子娶婦矣而母忽孕產一胞里人疑其
以子成者訟于郡淹獄中每讞但母子哭甚哀而終莫能自解
會吾里選部閔公翼墟理常郡庭讞時問曰與母同榻乎曰未
也同房乎曰未也同溺器乎曰有之曰是矣洗冤錄有氣感之

說曰有人道而生子者有骨若氣感而生子者純肉無骨視其胞果無骨寃遂解而公之名益彰公凡治獄多類此

寶坻令張公斷獄

嘉靖間寶坻民楊成其兄成構危疾泣謂成曰我病必不起有金二千兩子幼必不能守汝可有之俟兒長成給半可也後背兄命盡匿不與成妻訴于邑令張公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盜見成即曰此人故吾偶今暴富皆盜資也成急呼曰吾資出亡兄所寄非盜者張公曰已知汝匿兄金第慮汝不服故令盜言耳遂盡產給成子易維效談

臨海令決獄

浙之臨海縣以畫旗導新秀才適黌宮某家樓臨街有女窺見一生韶冶悅之適一賣娼在旁曰此我隣家子今為小娘執伐

佳偶成矣女不言賣娣又以女意誘生生唾之不從賣娣子固
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久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
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斷舍客首明發以聞
于令長以為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為問榻向夜寢誰
氏曰是其女榻令立逮其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
某秀才又立逮生至曰賣娣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
身有何暗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娣有子乎曰有
之逮其子至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即自輸服始假生與女
姦既夜至捫枕上得頭一雙以為女有他姦故憤拔佩刀並殺
之而不知客夫婦也即日械繫抵死士由是得洗冤黃邑博士

臨海陳公談

陶駕部制虜譯

萬曆壬午陶駕部允宜謫知通州時達虜要賞者數百為羣入都遇人畜輒奪取有朵通者持雞豚酒米行虜櫻不與相競至州陷跌幾死衆虜反譁於薊遼軍門軍門周公詠欲按虜恐激變欲梟通則非罪以屬陶陶曰通何罪但泛虜謂虜跌幾死而以虜法處之庶幾猶得也虜法相毆至死者以家財贖命其數以九為十以八十一為百泛之令買五色布六十三疋而以已俸助之于是虜得布皆悅且相顧謂中國有人也公亦稱善

朱省郎決東明獄數事

東明民劉松往斐子巖販花久不歸其父西於店主家得松秤訟謂店主殺之省郎朱公時宰邑曰殺人則必焚秤埋錘以滅其跡留秤則殺必非也半載餘西得松瘞屍於王官營為犬抉出傷脊屍旁有白髻子而猶謂殺者店主也公曰此店主有服

者家殺也問誰家有服因得楊守分先拘其隣人羈之詐云出首遂一吐實按其家贓物兇器皆得守分曰死不敢辭但三人分財一人死不甘耳公曰一人死一人償足矣爾欲誣爾所仇乎不聽蓋以安二人使勿逃次日二人果來辨即逮訊之皆以抵罪第分首從耳民劉時為王仲元李友以假銀買穀兩月餘始識訟於縣拘二人至囚首跣足一敝袴自稱為主人傭耳何嘗買穀公曰汝實買穀但銀出主人假貧乞以逃罪也訊主人皆堅不服公令且繫空倉而預令人匿卷席中三人入恣語其偽情掀席人出皆膽落伏地請罪又郝雲衢以姦楊文昇妻田氏致其自縊死往案衢罪抵命案謂田氏以衢來姦已即呼小庚兒殺人韓昇隔壁遙聞可証且婦忍棄芳年所以明節云云及公決田氏始為聶完妻完死未半載即嫁文昇嫁之四月即

生一子其家房僅三間人共七口因判之其畧曰婦不出閨何
由呼人小名韓昇未見何由以聞聲定罪居僅三間人共七口
姦與縊皆非其地懷胎改嫁既已失節而殺身明節恐非其情
則縊或有故情實可疑招上得末減雲衢以死繫獄二十年矣
問楊文昇汝婦改嫁生子諸情招何不及曰始上末之問也蓋
北人畏刑輕死不知辯解故決者宜詳焉又一婦八十餘嫠處
忽夜被人殺死經兩月泣者莫能察公至以咨隣族亦皆曰不
知因問婦死前有何舉動曰但放穀而姑姪張珏求糶不與且
詈之耳公曰是也令捕之已亡去拘珏毋妻至母曰歲荒珏出
糶也曰持錢幾何誰所與曰叔守禮與錢三百文拘守禮至給
之曰珏殺人而汝給錢又令逃去其毋已謂汝知情也守禮已
具狀有疑珏殺人之語其家相距二里許因遣其妻先歸復遣

其母繼往中間令人挑妻曰母已謂殺人事汝知也妻恚且懼語漸洩因得其殺人之夜珏歸身作血腥鞋污相易而出諸語即自遠捕珏得之一見輸服尚有婦金簪一對並其兇器獄始成予所識姚生父客東明甚稱朱公獄獄多術未悉也頃謁公以為問始悉得之而識焉公甚諱言其不欲以政術貽人而令沉寃有釋乎竊謂末世民偽百出決者法亦千端心誠求之而折以片言偽不終掩情緒易見茫鬼窟中探出七縱八橫鼠肝蟲臂方見妙手若朱公斷獄非今包孝肅乎公治獄絕不用刑情能自見若徒威劫之而文致之慘然而斐然皆羅刹獄也

朱公決邢臺獄數事

予往既錄朱公決東明獄數事矣頃從洪汝欽得其漫遊隨筆一帙中載朱公決邢臺獄又數事以洪嘗客邢臺也賈胡得寶

幾欲剖腹肯輕棄耶因錄之語曰一夫得理萬室鳴弦區區之心祇欲為理寃者助翼耳不獨異其事也一王邦才為任剛儒半歲失去母因指河下漂屍謂是才訟剛殺之剛不勝刑誣服及公至獨疑之曰殺人也而屍視人乎且才必在微令人緝之果得乃才與人鬪懼而逃而母聽訟師指誣訟贖財也罪訟師剛得解一王愛禮與其進保相毆進保幼男拾坯塊助擊不中愛禮愛禮反拾以擊進保亦不中中進保九十三歲母積十三日死成訟坐愛禮抵償案定夫塊擊愛禮不死而安能死進保母母原不在聞必誤而老易傷故積十三日始死也所當矜疑者云案始定又有人謂少年奪其婦以為訟逮至群姦堅証謂是授財明鬻委折甚悉公不致詰但問汝有父乎曰有即逮至曰爾為子娶婦乎曰未也曰安有娶子婦而非父者此姦奪也群

奸語塞杖而還其婦一閨敵娶後婦婦攜女姚氏來以爲教子
嬭已後嬭死敵通于井得珠妻關氏而井又因關通於姚遂與
偕逃敵怨關欲成訟先是敵亦調狎其子婦關知之因以鉗其
口不敢言而敵與其黨王大庫素讐盧天林因誣訟天林姦拐
馬關氏証其姦狀大庫証其拐狀衆口叢射天林不勝拷掠誣
服謂已賣去得得出獄尋取出卽刎于敵家敵恃案定又恐盧天
林子以冤父訟遂再訟于按臺以屬公公知其冤然無能難之
禁敵與關于二處故令人作敵饋食遺錢於關盡得關密語又
訊其主者得二人共寢食狀粹以詰敵云云敵莫能對因吐前
事實敵于法天林冤雪夫盧天林之鉗於羣喙金鐵莫能喻其
堅然不能無疑隙藉令公決之必不令天林冤死乃竟冤死閨
敵之再訟恃案定也安知有包老翰已豈非天乎而陰有使之

者乎今天林雪冤於身後藉令結草可報為天林鬼宜何如讀其事尚令人下無茫之泣泫泫也

伯兄純甫決蘇獄二事

吳縣某甲某乙相讐甲被盜已獲焉而應捕某為甲親家因囑以誣乙其時群盜受賂皆口鉗之按得乙財物皆認是甲財物乙莫能辯成獄六七年往案疊矣予兄純甫理蘇奉直指命讞時群盜皆死獨乙存無可詰而乙甚稱冤曰獄成久矣非公神明不彌冤也問贓在乎曰在然僅布衣數事置庫取出細閱次日兩造皆集庭下指一青布氅詰甲曰此衣汝自製亦買者曰自製曰民家何由布面復用藍絹裏而緣亦藍絹乎曰大兒子以民年老進輕煖而緣乃製衣剩絹因用之也詰乙曰汝衣乎曰非也衣已易去矣我氅青布面藍布裡緣亦青布也發視面

裡果如乙言緣亦青布歲久成藍也曰寃哉刑應捕始知為甲親家及往囑已與賄諸盜情即釋乙械以械甲並以乙罪罪之乙曰民寃得釋但家如洗甲自富也復令即以甲家給乙馬上報可一郡稱神又蘇有郭叅將姪秀才某其舅死因與其婦通生一子已二歲舅弟以其情訟于郡其家巨富徒黨相翼為說甚辨謂弟謀產而誣貞婦有閨風化兄決之一見婦知為淫物因令衆各居一區逆門外拘一小婢至加拶問兒在何處曰在專諸巷某秀才家匿帳中及諸姦狀悉得令四卒往捕其家重扉皆扁卒即踰垣排闥抱兒出庭見故令擲之地婦呀然奔前抱起曰罪自耳但願留兒也遂抵罪先是秀才甚不遜謂不可撻得成撻之亦以激得之也伯兄敏斷事至洞如觀火理蘊按粵厥事甚夥惜始末之記也固知載滿鬼車即甚繁於小人伎

例而照深牛渚終莫能當君子神明所以不寃未嘗無也

斷窖金成土

往聞有民掘得窖金者以聞郡郡守令人舁至當堂發視黃金也
以置庫即開白諸大吏大吏命運至藩司貯之
庫發視則皆土謂窰庫者易也置諸法屢年不決某公至獨疑之問始舁
致以何器幾人扛也
從庫取他銀以原器及原役二人舁之不
得動曰當舁庫時其質已變成土矣特色未變也稍久而色亦
變窰庫何罪焉
獄遂平

田華容

有田公令華容甫下車以事郊行遇賣瓦器者二人因其趨避
稍遲即命縛致邑堂謂面生可疑遍索其身惟一人腰間有銀
錢餘耳遂命俱送獄人皆謂罪輕不省越數日取出索其銀錢

損大半問所以其人以費及有索者對於是榜索者革去賞二人米自是獄無敢索者

葉公斷尿

大理人葉公露新隆慶間守滁有婦抱孩過尿田孩啼索尿婦摘一徒餌之尿主窺見反自摘大尿五六謂婦竊而訟於公公叱婦曰汝既竊尿無償可以孩償而逐之出謂訟者曰孩與尿皆以給汝訟者一手抱孩一手持尿五六滾墮不得起曰汝男子尚不能婦何能哉訟者莫能對受撻去

陳公斷贗金

滁陽民以金授匠製環環成持歸尚不知贗也經月始辨以還匠則飾詞百端矣遂以訟於守歸安陳公允升公已知奸在匠匠至即以繫獄而書一金字於其腕曰字損則重撻人皆不知

其意旋已呼其婦伏堦下囚群中忽召匠至怒曰金字在乎曰金字在尚好好底何敢有損曰金字既在尚是良民且令去復問婦曰金子在可持來婦曰然金到以償民而始撻匠婦以聲誤遂以金出也觸事機發鼓舞盡變公他決皆顛此人稱神君信然庚子夏滁旱甚公率父老子弟徒跣籲禱而雩於龍湫牒文一投忽有雙鯉躍出衆皆駭詫頃刻雨如注反成有秋謂非誠格不能因並識之

天柱令朱公斷豕

靖州天柱縣令淮安人朱梓事多神斷庚子元旦謁城隍於道值猪踰吼朱曰此必鳴冤也冤則隨我來猪即自行抵邑堂而不能言朱令人隨所往乃其主家拘主家至反覆錯詰其家事皆曰無之曰而與人訟乎曰然曰孰勝曰民勝曰何由勝曰渠

將民奴毆死曰汝自毆死誣人也猪即其奴矣猪聞據地吼鳴叩首如人狀主驚懼款服列事始末始以坐法而被誣者釋令他人稱神亦神啟之乎

定遠獄

定遠近年有人與姪婦姦姪穉知持刃以待而其人反殺姪殺後始大慙與二子謀曰事已如此無抵必死適次子婦在家必殺之以兩姦聞則禍脫而更為娶婦猶不失婦也次子是之而持刀股栗不前乃長子以救父奮殺之于是以兩首詣邑稱殺姦云令蘓公一見即曰雙姦則殺必一時今屍色有鮮陳必詐也參錯詰問對盡支離刑之遂得其真以父及長子成獄不然寃幾不暴矣呂希宣談

劉司理決襄妓獄

襄陽有妓與山西商最相離亡何妓家以適他客明日出嫁妓獨念山西客客亦心憐之往與別兩相悲啼商入戶獨寢而仰藥死妓急叩戶相顧愕眙走呼他客客至撫尸慟曰吾與君等耳若有意何不語我呼天者三一慟遽絕妓家亦懼重得罪亟呼媒氏媒氏懼罪自經死有司當妓殺三人論大辟經十餘年不能決司理蜀劉君喟然曰妓利財耳輾轉原不定正亦何心殺人商自死色他客則死義媒死懼耳三人自從死亦足相當又殺人以茫之屍不枕藉乎按律無此論亟出以贖論竊謂死色者死痴死義死懼者死誕皆所謂死輕鴻毛者也妓宜死二客而不死茫法則寬贖出可也

郭公猿獄

貴陽大中丞泰和郭公始理建寧時有為猿戲丐子陳野集銀

西兩被輿夫徐起窺見因於水西擊野死持其銀去無知者越
二日公以迎龐軍門同諸公至水西官輿絡繹三四十乘忽山上
一猿出獨攀公輿擊不去公曰汝鳴冤者可隨吾隸徃徃果得
屍林叢中公令蔽猿送歸衙匿之不言得屍頃之諸公會公所
皆言猿攀輿異事公曰猿為虎迫而投人不足異予衙有舊椅
擊之能人言但言福不言禍言人善不言人惡此異也諸公為
期集公衙聽椅言一時喧傳水西人皆聞故諸公集而民亦駢
肩以往府堂下皆滿出椅擊之無言公已令閉府門出猿坐隸
肩上徧閱人忽攫得一人至即徐起也訊之起已褫魄吐實謂
客店徐元可證時徐元亦在堂下出證之無疑公始謂諸公曰
椅即不能言猿已能言矣始猿攀輿於已得屍但不得人故詭
言令殺人者自投吾網發一笑柄耳諸公及堂下無不稱神已

埋丐子猿復哀號死丐子傍因以附葬公令以前金造亭冢上
曰義猴亭旌之此良識中游戲三昧較鄴令投巫更捷猴於群
與中赴公亦必鬼神為之冤雪猴可無死而必死何烈與

耳譚類增卷之七目錄

精技篇

瞽者李近樓琵琶

汪夫人繡佛

施雨

李封君相法

劉進士鑑相術

李哥嵐

寧遠伯王公夫人

袁柳莊

陳中丞子太宰心谷

卜者同寅

朱諷

紫潭李翁

石匣雙鴨地

汪尚書得宅

宗諫議

何文興筭理

袁大夫

倪雲林畫

沈石田畫

某郡丞姬

陶駕部

楊鑑

神針大元禪師

續斷指

萬醫

陳叔則

耳譚類增卷之七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唐 果 叔永

精枝篇

瞽者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
曲獲索梁州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于鳴弦鐵
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孤僧雲水復
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嗥大行某公嘗謂蘇公訥菴曰僕居
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耳已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
餞之酒酣曰有詎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已屏內笑聲出如所

謂丽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丽人不
受教而諍語擲殺血墮地成碎磁聲種種偏真其公大懼出走
蘇笑曰無妨遽令撤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
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夜乃識李君于是聽琵琶終夜不去鄂
渚聚梅子馬舟中唐淑正談古人賤工小技皆得播名後世矧
琵琶弦鼓遺事查八十琵琶汪伯玉司馬已有傳瞽者恐不耳
辟支信善必有偶也劉子敦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
舒手出其中時時弄撥故幾于神精之至也

汪夫人繡佛

王長卿之相斂人其內君汪氏慧巧絕世以畫理文執聞里中
自少好事佛因自繪佛像而手刺成之莊嚴妙丽浮於像外即
一絲必細剖成三四九着色自淺至深皆以漸成渾然天造繪

人及唐宋繡刺皆所弗逮往年長卿攜一軸來京諸貴人皆極
稱賞後質於賈人得八十金又一軸聞在吳中售金二百而長
卿貧猶故也長卿菱姿容善詩工書遊諸名人得諸名人繡佛
詩滿大卷予亦效顰有作曰滿月慈悲誰可狀偏真刺就黃金
相五色莊嚴發寶光千絲纈瑩疑天匠兜羅綿手兜羅雲明光
錦幅明光藏本是優婆夷淨身忽作維摩女供養生動神通信
手成毫芒絕妙由心創但思靈鷲作峯看傭畫脩蛾為月樣指
指拈來聖果圓鉞鉞撥盡迷方障鴛綺春風般若臺蓮花燈影菜
萸帳蟬鬢輝流紺髮前羅衫香拂珠衣上三十二相畫不如一
百八珠誦相向濟度生天善有因保佑宜男福無量香火僊郎
固風緣鏡鸞琴鳳長依傍

施雨

先太史與郭大梁書曰施雨洒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材質由
膠漆微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為曲操彼誦之曰是可
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
篆刺能雜畫數者雖未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為
疾響為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墮目而語難忽
然為慢則聞緩婉媚如孽媵病姬隱呻澁訢欲盡而不能予每
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歡戚之驟逮也其最奇
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於粒麻之
上宛轉畫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
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
古昔九奕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於聞人此君子下
逮之仁曲成之誼也況生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暢乎

李封君相法

李封君以明經起家易州守其子則學士李學詩也守為諸生時讀書泰山道居有遊方道人每來清夜投宿曉復出以為常李與同舍生某私語曰斯何人如勤學書者潛啟其室觀之則獨抄相訣一冊耳道人至怒曰讀書人安得窺人私雖然二君亦當以相成名果欲我授此秘乎二生皆唯唯則取橐中雜線各五縷令視日色久之而復分其線李守一不誤其同舍生弗若也道人遂獨以訣授李遂以相人術名聞海內其省藩臬諸公邀至以其諸公子雜武弁諸胤子試之剖析如神已令諸公子與諸胤子左右立而許公遠之子適居中曰君固公子亦胤子許公不悅曰安有以詩書胤者督學使試諸生畢臨學宮謂曰汝觀諸生優者幾人劣者幾人徧觀之對曰無優無劣曰汝

儒而術稱劣者必汝又曰自觀亦不應劣已而督學使以憂去於諸生殊無長短而許公以死寧藩難子胤錦衣皆如其言戊戌學士主會試所取士皆集因問學士曰汝看今科幾人至八座學士曰五六人曰言何易易也僅二人耳後惟鮑道明郭朝賓至八座而其他為學士所指皆以幾希失馬至丙午守一日無故入京師學士驚曰我父此來豈為我治後事乎守不言但陰為經紀其事蓋十有三日而學士歿已未八十餘矣陶按副大年為山東海道與王按副世貞聞其術往叩之守曰兩公春皆有喜色如有雁行入南省可望捷報今秋驛馬當啟行又皆有喪事而皆非以丁憂去然陶淺王深得過冬方無大憾皆疑之已而陶以論聽調適聞祖母喪王至秋杪而父思賢公死東市其春榜陶有弟幼學王有弟世懋皆登第亦不爽

劉進士鑑相術

劉進士鑑字明善高郵人知平谷有善政初鑑與田衡為諸生時有學師江西人董光者工相人相鑑衡皆貴也果然董嘗以五色線懸日中試人人莫能辨惟鑑別之遂以術授故鑑相人猶董也江湘有三舉子問功名鑑曰一夥進士三人大喜然鑑私語人曰夥火也後景泰己未春闈災三人死焉他皆顛此孫廣文談其里中事

李崙嵐

山東德州李公以明經任崙嵐州守子翰林早卒公相人有神術遠近趨之魯相王元美杜總兵皆極驗又閩中有相者偏閱兩臺藩臬守令諸公曰公等雖貴顯無腰玉者惟學道隸麥其腰王極貴相也皆大笑相者曰此隸貴已在旦夕何哂乎亡何

有侍中麥某累勞得厯遣人歸考覈子姓皆絕僅隸在召去官
至大都督腰王

寧遠伯王公夫人

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
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袁一見即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
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語曰父命推
乎子祿夫壽可以妻延有以也

袁柳莊

杭郡有太監張公冢云公為南海人國初甫成童以大盜宗屬
囚繫入京過杭適袁柳莊於衆中相之曰是兒無死氣貴腰王
德與福並隆矣入京得宥刑之為覽積勞授太監腰王出鎮杭
仁恩四被性澹泊常喜居山中宛葬杭至今人稱之

陳中丞子太宰心谷

陳太宰心谷諱有年餘姚人其大人中丞公左轄某藩有三子夫子皆強仕以下憲副某者善風鑑公屢屬之觀已憲副竟無言一日刼之甚曰言則公不悅矣公三子皆非壽相可疾送之歸指長君曰恐不能望見里門也旬內公必榮擢不必拜命至六十一當抱子而貴過公且係正出恃有此故敢為公言也公如其言送三子歸長君至杭先卒次少皆相繼而卒旬日果擢大中丞公棄其節歸逡巡至期公謂其夫人曰憲副之言不在爾乎夫人半百絕孕已久笑曰憲副寬公憂耳安有此理一入帷而子抱即心谷也

卜者全寅

瞽目全寅字景明安邑人以京房斷占言休咎如神遊雲中已

已 英宗北狩景明筮之得乾初九曰庚午仲秋車駕還京越
七八年復辟上聞識之時石亨方叅將雲中引為上客 景皇
嗣位景明蒞亨入京時也先復入寇景明卜曰無能為也虜氣
驕戰必敗果敗去庚午也先奉駕還都人皆謂詐景明力言於
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禮於義安乎亨遂與于少
保協議遣使是年駕還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盧忠上變
外議洵景明為忠筮責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忠懼而佯狂
為瘋狀兩宮乃安 英皇復辟畀景明以官固辭乃厚資金帛
已授錦衣百戶復固辭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戒以持滿
之道弗納後忠亨皆伏誅傳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
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景明筮卜論泛理道非詰
莫能而其勸善懲不善使人趨避則卜之金口木舌也又其辭

榮安素稟盛寵若疑其君平季主之倫賢而隱于卜筮者卜筮云乎哉

朱諷

朱諷下邳人赴試路逢執卦影者卜之遇益之姤其家畫一猴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執笏若進揖狀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嬰兒不省至京登高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二僕送諷返天未明過曲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二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棄而主人尚未有子拾之歸屬主家姬哺之諷歸亦自喜已知所得處乃簸箕巷也因名兒曰箕郎後諷止此子彼小卜無當驗亦若是

紫潭李翁

吾邑有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飛來金

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傳殮小婢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為妾翁許之贈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為夫人夫人念其翁媼甚潛屬其門吏于黃岡人問翁媼消息是時翁媼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許語知為黃岡人以聞于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為之慟教令出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胤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解於夫人陰以冊視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

絕祀獨其家綽楔在焉相者所稱飛來金帶始驗

石匣雙鴨地

江右大姓鄧某好延接青鳥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暫寄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為灌圃資券成輒剝水深數尺見一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為掘者拊足即莖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每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王資敬談

汪尚書得宅

徽郡汪總制尚書公一麟其族先年起大宅有術者以庚甲定宅命謂一甲子後當更主毀棄至期鬼祟大作器物餅甕不移

自徙白晝魘人不避時公始蜚聲譽序屢蹶不第或戲之曰鬼
憚貴人公入寢不魘可為今歲捷兆室當屬公矣入寢一榻上
鬼出椰榆公曰我欲入內鬼界之內室又曰我欲出外鬼又界
之外室至旦尚熟睡其年癸丑果登第購得此宅毀而新之果
一甲子自是絕無聲響又有日者謂公貴二品第不近君王後
位尚書僅鎮外藩平生不掛牙牌皆公自以語易維效者也

宗諫議

宗諫議弘遜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
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耳宗然之遂與
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于田間拾
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此地
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卒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

于此軒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為璫闡掌股間物而亦有為之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中旋卒于家竟無嗣姚叔祥談

何文興筭理

筭為六稅之一錢穀計相安可以柄授胥而以憤司其成也今所習為尋常九一若然則聖門高第七十人身通者何也我友浹川今廣德守何文興鳳起自弱冠閱筭理書一過即通復以為未盡遂深窮其理作筭理切近發微下手機關纖息逞露但一研究便可領悟能自得師可謂玄玄其言曰數顯於河洛之文河圖自一至十體之合也洛書虛十而存九用之變也九數

交而生化繁散殊陞降靡不由數非筭數之法何以窮之夫筭
有乘以窮其陞有除以窮其降而一以演習數為本其布置於
盤上又以加退法而成演習數如夫婦相配而有子加退法如
主賓相輳而成席子即主賓非有二也語謂能理亂絲可以從
政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以其心之精微通無不徹也文興於諸
務巨細賡理固不迎刃可謂妙才賜達求執庶幾其入不有大
授豹斑可盡見乎

袁大夫

松江袁履善大夫敏絕挾術嘗承黃郡攝邑點里老九十四人
名每稍屈指計之即曰內必幾人數之果然自是無敢後至者
又于賓筵計所設者果曰此籠幾十幾枚數之又果然拳枚著
有拇經千百不差人以為挾術予私問之曰非也但心機巧耳

後予泛遊於白門與張進士大來爲雞鳴寺馮虛閣中刻有對聯極冗先生行酒即以對中字不欲聯不欲倒成四言詩一絕咄嗟而辨天然理致真是奇才

倪雲林畫

金陵楊一洲嘗入一寺赴其僧飯先泛厨入見土壁糊一紙畫爲倪雲林真蹟紙理深入泥滓重以煙燠大驚詫釋飯竟日力搗得時姑蘓湯生以俵製聞因持往乞製湯生砥垢出墨呵氣造紙俯仰一月製成歸張之堂上金陵諸公競來觀畫門無虛軌有尚寶卿某公頻來不輟一日睨楊出自往借歸已屬盛山人仲交與楊議價捐七十金始得楊猶快快若寘寶于懷而失之也楊嗜遊足跡徧天下稱鐵腳盛名時泰棄明經選養於山水矯然塵表可稱真隱曩予遊南雍於二公交最深習聞其事

此畫已消亡有一入楊目再落湯手遂成夜光蘇長公於已書
曰此紙可剝錢祭鬼五百年之後當享百金之價此畫即欲剝
錢不可得未及二百年已享百金物之遇不遇如此

沈石田畫

吳縣令某甫下車欲得好手畫一牖屏左右以沈周對蓋惡其
名盛又布衣耳令不識周名士輕召之不至大怒必逮至加辱
諸公力請始罷已入覲吳匏菴寬太宰也首問石田先生安否
令漫對曰安意必是公卿出以語人人曰此即召畫牖屏不至
加辱者也令大懼且慚歸即函金幣款門求畫沈却金幣贈畫
一幅乃樹下立一官人若謂僮父故態上題一絕亦諷其不識
人意此事傳已久廣右張京兆羽王謫判興國旋攝大冶有一
生極貧羽王拔舉明經當羽王還州贈石田畫一幅即昔以贈

令者而令其尊人也羽王嘗理姑蘇於石田盡真蹟無所得得此大慰嘗出以示予令本山中朴儒不曉待士然為吳令家貧若此不減叔敖之為令矣故楚士不善宦而善貧其大較也

某郡丞姬

滇南楊給舍言謫理黃郡嘗為予云郡丞某為其同鄉且同宦某郡有姬才敏絕世惜予忘其姓氏然其事足傳傳其事耳姬工文博識所熟讀書六竹箱必與其身俱而丞出又必欲與姬俱道遠俸廉甚為之苦故橐常為空每抵任丞治事于外姬讀書于內日夕休衙姬丹鉛竟不可了凡經史星緯兵農醫卜無不精實如皆有傳註人或以僻事奇字因丞以難之應輒如響即出竹箱書證之咄嗟而辨丞為文常失故實姬輒臚列娓娓不休丞曰此予文苑內助一也然好匿秘謂閑語不欲外聞此

又奇也一日丞病傷寒噪迷罔甚殆楊公與其僚皆來視疾諸醫以方獻皆涼劑姪語聞中曰妾診家夫子脉如此醫書語又如此此寒極成熟非真熱也諸醫但觀其外耳妾欲用溫劑諸大人以爲何如諸公曰吾儕皆不逮于醫惟夫人自我諸醫曰若如此罪不在諸醫諸公曰然退少休姪以其劑進丞忽起端坐呼粥諸公大駭稱神人視其晷尚未移也啖粥數盃復以餘劑進數日愈視事如初古今稱才婦人可指數也小綴篇翰便以算弁增價未有博洽才敏若此偶發于醫輒效虛扁非有歷試特藉殘露藉令窮其技何有前人古人寸才纖善皆得聞于後世而令鴻茂女史大家掩名閨閣可恨也

陶駕部

陶駕部楫中謫貳黃郡而梅侍御客方生客子柯山園中陶未

訪戲曰梅四老舉人亦有今日雖然班生虎頭燕頤而獅之鼻
蛟龍之目恐馬周不能及也十年當節制三邊時梅喪母未葬
陶許為卜域踰數月視邑篆過龜峯偶相得一區以贈而地師
方生有重名亦以為然今太夫人兆是也果五年而開府又三
年而節制質左券矣其在郡東南有塔未成陶曰成則當有魁
元應之因捐前後贖鍰及壺盃盤計百七十金以屬董者黃別
駕成之俄增二級而明年辛卯汪生舉解今舉解三夫慧異之
人大受不及而發于小知無不精絕往往如此

楊鑑

胡梅林鎮浙時有秀才項千斤提刀重六十斤力可拔山公壯
之謂幕下曰能與鬪勝者賞大鎚一幕下越人楊鑑年十九身
甚弱小曰小人能之公笑曰汝能賞大鎚二又曰汝用何器械

曰只架上小棍足矣公甚不然及聞大刀纔舞楊以棍疾擊其指刀落項仍起手相格楊退步棍又刺其胸一時受兩鎗殺名大振

神針大元禪師

禪師諱現本漢中人今駐錫西山潭柘寺精素難脉理及八法神針諸症針下即瘳於傷寒胎產起死恒多宮禁大璫戚里貴人皆尊事之而小璫受其法數人往歲予偶患頸瘰衆治不效黃太史平倩曰不聞大元針乎招至針手外關足三里金針信手投下徐命童子輪轉已視患處消大半滿堂頂禮呼頌師曰寒針力不訥必春至始痊後果然

續斷指

江尉黃陂人解銀赴京至真定遇大盜僅截去一指抵京五日

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仇總我門下醫曰是可續也而斷指幸始
為芝人拾得即取合之層層塗藥仍夾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
水及期果合活軟如故但有紅線痕傾囊得三十金酬之楚萬
戶劉子才談兼有其方用片腦象牙末香諸料

萬醫

潯陽萬朝神於醫針下病起人呼曰一針云家叔太學稚棟少
病瘵尪羸但服乳且絕因匭厚幣迎至僅一夕即棄幣辭去曰
吾謂太和便過汝也若欲命當買舟送我又必饒載錢米而不
言所用其人尊高動必叱怒吾家不敢違皆從之江程千里亦
不甚用藥但於卧處盡棺墓送死諸像日夜談世外恍惚陰官
地獄及笑謔語皆令人絕倒見丐子緇黃即令施捨如其指使
經月抵岳麓錢米皆罄病亦大損即令返棹吾豈以朝岳未就

誘汝脫鬼關也抵宅病已酣累百金後體大肥年近八十始卒
蓋家叔多內嬖必須離窠臼而惡像支語所以移心施財亦以
造福自尊高示人以難庶得沒已醫術固非一端藥餌間也又
嘗脰吾母胡孺人脉必侵晨攝衣冠至先大夫肅迓門外脰畢
書六脉於冊如是者三日始曰老夫人防丁卯歲藉令萬生亡
恙尚可效一七第恐是時為魚軒先驅也是歲夏東中痰卒而
萬先卒一歲所所距脰時十五年也當其攝衣冠至先大夫曰
何不便衣乎即正色曰吾以先王法服泛事自是典禮豈為汝
家設乎言何悖也其屬如此然亦有奸狀一富人以病傷寒劇
相迎入門見廐繫大馬欲得之視病畢覺幕內匿諸醫故曰此
病一貼小柴胡湯愈矣何必招我竟去諸醫因以湯進病大劇
蓋正相反者其夜歸邸令主家蓄燈曰今夜有人請我是夜其

家急招之曰汝家以馬贈我方來其家如言即策馬乘之一劑而愈諸醫曰公謂小柴胡湯此何悖也曰吾自有小柴胡湯豈爾所謂乎至今醫人作奸者常效之縱詭而不能收往往多死則其流毒也語曰醫以人試書以紙試此良醫之用人猶紙也試多而稅始精命不足論也而况挾奸以釣詭乎又吾里丘左史在京見韋憲使病劇不藥即逝家人請召醫進藥而亦厚相謝會有稱功者始出示原劑未用也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又國醫手秉死僕尤多不誣矣

陳叔則

予亡友陳叔則為達夫孝廉尊人文中飛將今有爾爾性極巧能以耳尖左右煽或獨煽又以掌覆案上次第以指尖一節翹起又常於酒所以孟底仰懸掌中即粘着自然泛人敲擊不墮

平生亦僅僅見耳昔魏文帝以巾角彈碁嵇叔夜以喉鼻清嘯
皆文府清技而巧皆不嗣叔則所為其類乎

耳譚類增卷之八目錄

奇合篇

苑子華得故居

黃元甫過祥符遇故人

翁尚書陶觀察得婦

藥公楊公得父

蕭叅藩得父

王游擊得父

舒方伯得孫

康武功得子

吳侍御得子

藍敏失婦重歸

劉方劉奇夫婦

武騎尉金三重婚

娶婦得郎

董尚書古硯元美先生古唾盂

王夢槐硯

王十岳硯

豐南禺銅蟾

耳譚類增卷之八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誠 校

繡谷 唐 景 叔成 梓

奇合篇

苑子華得故居

苑子華濟南人其先七世祖中栢者蜀人令濟南有惠政以貧故不能歸遂家焉至子華歷世既遠亦莫知中栢為蜀之何地人子華業儒飽經秬贅於徐氏徐以邑博士抵任蜀之武隆子華與偕數年徐公與其子相繼卒官邸子華以貧故又不能歸遂家武隆授徒滿座漸至饒裕卜宅以居得一區旋闢宅旁地有荒冢前碑石古色剥落題曰苑公之墓旁曰孝子苑中栢立

石蓋其宅即中栢故居也記謂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於鄒曼父之母而得之遂以母合葬故子華之得故居其幸矣亦天合之與

黃元甫過祥符遇故人

今工部郎黃元甫家富口有人着單絛為丐貸謂我豫章士李某而顛越於盜也人皆謂耳倦聞此久矣烏足信公獨曰貌固士而可試以文乎其人立製一篇頗佳公即起之堂下與釣禮而解衣而推食復買舟遣丁送之抵潯江始返他日公抵州購褐於市解囊金不如其值欲已之褐客獨注目公曰公非衣褐者請以為贈公不從客又曰公但將去我董某自來索值也而竟不來歲壬午公捷楚書北上過祥符道寓其令出乃是李某大駭旋入謁忽見盜累係中一人呼曰相公救我視之乃褐客

益大駭不及寒暄享禮而已為客言予所識義士而盜名乎今
旋出之始為令留一日令厚贈金公不受揭客亦橐數十金走
酬於京邸公又卻之此二事而綰結於一時所以為奇公之為
德於令也所以報客之為德也未施而已預為報地矣則夫以
一盃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非此顛與

翁尚書陶觀察得婦

翁尚書大立始其父屬蔣文學求婚於坊長魏氏魏產僅逾中
人女貌美才翁子欲嫁之已定盟幣禮及門矣忽坊長心變嫌
翁貧遣又有業湯餅龔姓者頗饒亦求姻遂背盟納龔幣以歸
焉文學大怒無面見翁父謂翁使者曰魏不過以尺寸財驕人
耳我有弱息倘不嫌貧願以執君家箕帚翁父聞大悅不返幣
而盟成納蔣女焉是秋翁首鄉薦邑令大張筵導迎新舉子赴

席道過龔門或指翁謂魏女曰此而翁所棄郎也適女父與其
舅俱以有給事酒進之役不備被笞歸魏女憤恨竟自縊死而
蔣女封夫人蔣夫婦迎養於壻家終身又卜壻與其家墓並陶
觀察大有父柳州公師文與董司訓劉太學俱同窓友柳州為
觀察擇配晚董為媒求於劉女時有浮梁尹家更饒劉以女許
焉董亦怒即以已女歸觀察後夫婦享年俱八十餘五子十四
孫而浮梁以不第抱心疾家復落女鬱鬱亦卒陶楫中談夫人
情不出眉睫相士既失之貧擇壻安能待遠皦皦且爾碌碌何
問然亦願嫁田舍翁不願適貴臣者別有意而非以貧失也

葉公楊公澤父

楊公某關中盤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出賈於閩漳浦
主葉氏家葉婦新寡復為其家贅壻生一子冒姓葉亦已三歲

倭夷突犯海上諸郡掠公已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
後又擁衆犯閩會閩師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纍囚屬紹興郡
丞楊公世道者厘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人也因道其里
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命再讞而聽於屏後
不數語大呼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沐更衣慶忭無極
次朝守葉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葉公問
翁何繇入閩翁言其媿媿又與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
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葉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
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闔郡老黎歡忭呼為循吏
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羣蓋守丞即兩地兩姓實同體兄弟而翁
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為纍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
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天也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

故為之執

蕭叅藩得父

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懷私詬辱兼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某左臂破裂血滿衣袖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袖分藏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遠棄郢間業制桶諸木器糊口飄零憤恚久益忘家婦倚辦女紅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關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二十一歲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壬午擢楚叅建節郢上以失父故常抱慘戚頓欲挂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制器匠偏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命童子問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亡始末復問汝血袖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血袖令太夫人

所藏如一于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橫金人匠汝翁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居而得父大慰夙心殆亦天合

王游擊得父

遼東游擊將軍王公魁岸偉大如神人又善戰屢建大功而性至孝偶歸衙見太夫人宴起如有憂者必詢其事太夫人始曰有一事不言則傷我心言則恐傷汝心汝非王父子吾初與汝父趙公在軍中為王父掠得娘汝八月矣時王父為遼帥置吾後室王父無子汝生遂以為子王父亡得廕離汝父趙公四十年生死未決昨與汝媳閑造廳上見牧馬老卒酷似汝父以未告汝未及詰問公出詰卒卒陳其始末纖悉符合于是扶卒入室相持慟哭澡洗更衣婦子羅拜次日以其情奏請歸廕於王補趙氏卒伍焉

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此正

統年事

舒方伯得孫

方伯舒公大猷通城人止一子卒先是子與婢通有娠格於妬婦出嫁山中人生子七八歲矣實其孫也或以語邑令望江人產科科於兩家稍探得實自往抱歸以鼓吹烹雁迎至其第孫一見祖即相抱慟哭而公於是夜亦先有夢徵公大悅公今八十餘孫亦籍博士楚理寧波王子期談

康武功得子

武功康殿元海對山公始無子適有妓自其省來鬻歌於市又有招公飲者妓在焉公善琴妓亦能之試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來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子成孝廉楚左史滇南董公以時嘗過武功孝廉觴焉知其故以語我

吳侍御得子

侍御吳公鵬舉為孝廉時一子為倭虜去鬻于山東某家作僕其家兒殺人成獄故賄匿去而以吳子代死會吳公按山東據成案問兒服乎兒曰我乃吳舉人某子云云公視之果其子公仍以繫獄而涕痕滿面側窺者莫知其故臬司諸公偵得其情即日釋出具輿馬衣服裝送還家今籍博士矣易惟效談

藍敏失婦重歸

嘉靖間南安人藍敏以掾役在官適里有客死者女娶得始有家及役滿赤貧亦不能歸為人傭書已記室于內監家稍得糊口越數日必一歸邸店視婦之美且貞靜有子數歲矣婦知內監家有果令携兒就食以為常一日歸失婦邸主人驚曰三日前與汝往者同飲於我家內監家幹人忽以小輿來謂汝誤入

禁地罪且死招婦於某地一見婦泣而往正苦無信乃汲水乎
敏知皆詐又恐失婦妨選徒自飲泣默禱於神已選蜀之某邑
尉携獨子往居歲餘招令飲衙中令見兒悅之携歸衙有媵在
側兒一見抱哭即其失母蓋令始在京卜妾群不逞知婦美又
知內幹人可詐故設此給之而授婦於令得金已散去矣令遂
以媵歸尉夫是二人者始皆受給其於既見令以色忘禍婦以
金夫失貞皆非受給矣而令止失媵婦尚茫夫則幸也至其離
而合於海沙微茫非神其孰能為之京師奸藪自古已然謝太
傳謂不如此不足為京師是也

劉方劉奇夫婦

劉方方姓女也年十三偽為男子逆父扶母喪還鄉父死於河
西務劉叟家叟無子遂為之子曰劉方後叟復收一人為長子

亦避難來從者曰劉奇已隻死二子皆議婚方不從奇為燕詩以悟弟曰營巢燕雙雙雄辛苦營巢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方和曰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奇見詩大疑方以實告始知是女子便欲合婚方曰雖為自配實亦天緣須告三墳會親友庶不為野合從之後成巨族號劉方三義云事見明詩正聲木蘭祝英臺俱解文劉方亦成韻蓋必有異類始有異事非若艷而稚者人可挑也然又為文配豈云燕巢實亦五色文鴛隊矣

武騎尉金三重婚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

一女淪醉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厄羸貼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為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楊賣已也慟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異可採援轉入林行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為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閤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為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再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八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雇其舟云湖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

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是三登舟之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
語母曰容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
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舡尾取破毡
笠戴之蓋三窺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覺之出見相與
抱哭驩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
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
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
妻亦從封云姑蘇顧朗武談

娶婦得郎

毘陵人有女且于歸而婿病劇婿家貧利女奩具故強迎女視
婿女家難之而又迫于求欲却不能因計其子年貌甚類姊遂
飾子往故稱未成禮不宜見尊親常蔽其面婿家不知以婿之

妹伴嫂宿於別室是夜婚合越三日女家迎女歸妹自陳嫂是
男子已為我壻矣壻家大恚訟於御史臺朱公節曰渠不宜以
男往爾柰何以女就之乎殆是天緣聽其自配後壻病亦愈女
竟得歸一嫁女而得婦一娶婦而得郎虛往實還網魚得鱖矣
陶駕部考其姓名令美曲者為雜劇盛行于杭越之間

董尚書古硯元美先生古唾盂

湖州董尚書得陽購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上有浮玉字連
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慕善涸者入水求之
涸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駭異命數百
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中毫末湊合蓋即當時以盛石
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山陰陶大冶談或謂是錫山談總制得
自洞庭山者王元美家藏一銅唾盂為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

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捐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昭合完好益足珍貴豫章朱文孟談二事甚相類予亦熟聞之延津劍合洛西鐘應神物變幻端有此理夫人能閱物之亦能閱人二物歷世綿邈不知閱幾何人而作離作合因之安在其為我家物也又予贈侍御先君常以不得贈郎中先大父已未進士登科錄為快之已以計偕入都忽見之小肆中上復有先大父字數行及點塗墨跡鬻者不過欲得十錢即解千錢購歸鬻者大駭此事亦異附錄之

王夢槐硯

京營帥王夢槐父楚叅政公嘗泛某貴人公子得一硯無他異但硯首有小人二足跡公子謂其父稱是寶而皆不知其異後

在城隍廟小肆見攤一小石人因憶其足若可合硯上足跡因
令人以數錢購之主肆者曰相公不知此物是寶有二件因失
一故不成寶然亦必得十金夢槐以五金購得歸看硯上即合
即施水一池香冽湛々不盈不涸自是但取置則水出日々如
此方知是寶今在安慶府某家有人見者

王十岳硯

歙王寅十岳公與興化李相國交厚李適京王乘興送之至徐
州適欲返李出一宋硯相贈上有高宗題銘李云硯雌雄一隻
雌豆青雄猪肝紫此雌者不知雄所在王為賦詩見集中舟返
抵杭汎舟西湖見漁郎網起一磚欲棄之王顧視即其雄硯制
色正同二銘如一易得喜如珙璧綿繆重裹携出武林門僕跌
下發視斷矣復悵悵無極携歸無所看以歸地靈瘞之上中而

為臺其上曰贈硯臺仍植松其上久而松茂枝柯礙亭稍移亭避之沈殿元君典題曰讓松亭方思古日中談此硯分兩合合而分令人徂喜徂怒亦造化小兒玩人也何君無得無喪耶

豐南禺銅鑪

豐南禺家寧波有別墅月湖之上忽漁人夜見光曜波際以網撲之得銅鑪鬻魚過豐宅其家童子見鑪白南禺公以斗米易得古青綠天然置案頭鑪夜常在地上異之一日漁人又網得一隻色像正同復持來易米一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止南禺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啟是夜果聚一處始知為實時嚴相子侍郎世蕃括奪奇異秘不敢言歲甲子豫章譚大司馬二華過飲兩公交最驩因秘出視後譚公以語黃山人復初令窮其理黃慧巧人也思之曰此磁石引針麗水鈎

金之類必青蚨銅所造也青蚨本蟲雌雄相合古人取其靈汁
如其雌雄鑄錢亦合而以其錢分鑄者也譚公曰然如法鑄造
亦不成予嘗得相思子亦二小石酒間置盤中視其走合為戲
又儀真邸店有客置磁數簍於樓上而去其下復有人擲大鐵
猫者數日猫遂上躍板木皆碎發視知為磁石引也遷置始罷
物固自有雌雄也